



高尔基选集

苏联遊記

78

所

高尔基选集

苏联游记

秦水林耘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六〇年·北京

苏 联 游 記

*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號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書號 1542 字數 142,000 開本 850×1168 耗 1/32 印張 $6\frac{5}{16}$ 插頁 3

1960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6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20000 册

定價(3) 0.66 元



高 尔 基

索倫托・一九二六年

目 次

苏联游記 (秦水輝)	1
------------------	---

1	3
---------	---

2	50
---------	----

3	89
---------	----

4	101
---------	-----

5 索洛維茨劳动改造营	118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英雄們的故事 (林耘輝)	155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1	155
---------	-----

2	172
---------	-----

.....	190
-------	-----

.....	198
-------	-----

苏联游記

我到过巴庫两次，一次是在一八九二年，一次是在一八九七年。我还記得，那里的油田好像一幅画得維妙維肖的悲慘地獄的图景。有了这幅图景，我所熟知的那一切惊心动魄的凭空虚构就显得黯然失色，而那些鼓吹忍耐温順、用进了地獄就要受魔鬼折磨、就要下沸騰的油鍋、就要投入所謂“永火”等等来吓唬人的傳教士們也显得无計可施了。我决不是开玩笑，那印象确实非常惊人。

在我初游巴庫的前几天，油田曾經发生火災；井架之上，青空之下，仍然瀰漫着黑烟；这烟极濃极重，就好像有几俄亩黑鈣土飞揚到空中一般。我同我的朋友費多尔·亞凡納西耶夫順着沙土路往前走，路上浸滿了石油。当我们走到“黑城”旁边的時候，我見到井架的頂端直插在黑烟里，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感觉：在大地的上空又形成一个大地，它仿佛是人类所居住的大地的第二层，这第二层逐漸扩大，不久就会用永恒的黑暗遮蔽天空。我見到一个油井正向濃烟里噴着黑色軟泥，仿佛大地在嘔吐，它要把自己的內臟全吐出来，在大地的上方扩充油、烟混合的屋頂。这时候，我的荒唐观念就更加增强和巩固了。

道傍有一辆运伤兵的馬車陷在很深的沙土里，車子塗着黑紅两种顏色；車軸折断了。車上躺着一個人，他的衣服光着，

呈紫青色，另一只脚穿着又破又湿的皮靴，从靴子里向沙土上滴落沉重的、暗色的血点。车夫是一个火红色头发的人，他系着皮围裙，倒在沙土上，用皮带和一块髒木板把車軸綁起来。在滿是皺紋的大鉄桶上坐着一个卫生員，他往工作服的潮湿的血迹上又撒了一把沙子。亞凡納西耶夫向他問道：

“打死了嗎？”

“走你的路吧，你管不着。”

在太陽的光照之下，滿身石油的工人好像螞蟻一樣，有的追過我們向前走去，有的迎面走來。有一輛四輪馬車趕過去了，它套着兩匹很瘦的灰色馬。車上有一個穿着白衣服的人，閉着眼睛，半倚半臥；他身旁還有一个人，这个人蓄着一撮尖鬚鬚，戴着墨鏡，制帽上有帽徽，膝頭上放着一只黃手杖，他微微地搖晃着身子。有一群工人，大約二十來个，把馬車阻擋住了。他們脫下帽子，揮着手，一齊開始說：

“請饒了我們吧！這怎么能行呢？我們辦不到啊！請饒了我們吧！”

帶有帽徽的那個人欠一欠身子，嚷道：

“回去！誰讓你們這樣？趕快回去！”

車夫打了一下馬，馬車開始搖晃起來，車輪陷入沙土，就好像陷入生面团里一樣。工人們閃開了，跟在車後面走，他們遮蓋着腦袋，一聲不響，也不互相觀看。他們都像在石油里洗過澡似的，甚至他們的臉上都塗滿了黑黑的石油。他們不准我們進入油田，並且吓唬我們說，如果進去，就把我們打死。

我們閑走了兩三小時，從遠方觀看骯髒的井架的混亂狀態。在那里，有一種東西發出潮湿的、轰隆的聲音，仿佛大石頭掉到水里一樣。在沉重的、灼熱的空氣里，飄蕩着低沉的、嗡嗡的聲

有十来个光着脊背的工人握住绳子，在地面上拖一块很厚的、带有铁鏈的装甲鋼板。他們愁眉苦臉地喊道：

“哟哎哟！哟哎哟！”

大滴的黑雨点落到他們身上。油井噴出很粗的黑柱，柱頂碰到濃厚的、帶油的空气，就呈現蘑菇头的形式；虽然从这个蘑菇头上向下流油，但是它好像在融化着，而体积并不縮小。在井架中間跑来跑去的工人們，小得奇怪而可怜。在这一切里面，有一种可怕的、非现实的或者已經过于现实的、毫无意义的东西存在。費多尔·亞凡納西耶夫吐了一口唾沫之后說：

“我就是餓死三回，也不到这里来做工！”

……五年以后，我同《里海报》的一位編輯到油田来；他曾經答应向我詳細讲述一切情况，但是，当我们到达苏拉罕^①的时候，他就把我介紹給一位个子很高的人，而自己溜走了。

“您瞧，”个子很高的人很忧郁地对我說。然后，他更加忧郁地补充說：“这里没什么可看的東西。”

我整天在精神錯乱的状态中，从早到晚漫步于油田。空气異常悶热，我老是咳嗽，非常难受。我覺得自己好像中毒了似的。我在沾滿了石油的井架群中徜徉，看見各井架之間有装着黑綠色液体的油池，它們仿佛深得无底似的。土地、土地上的一切东西以及人們身上都濺滿和浸透了深色的油脂；发綠的水洼到处都像化膿的創伤一样；沙子在脚下不是发出沙沙的声音，而是噗味噗味地响着。“提撈”^②也是发出噗味噗味的、好像吸血的声音，当石油从井架內部流出时，醉人的空气里就充滿吧噠吧噠的

① 阿塞拜疆的城鎮，屬巴庫市奧爾忠尼啟則區。位于里海阿普歇倫半島，距巴庫十九公里，当地开采石油。——譯者注。

② 就是把石油撈出来，或譯“吊油”。——譯者注。

巨响。钻机发出轧轧的声音，锤子打到铁板上铿锵地轰鸣。到处都有工人跑来跑去，其中有突厥人，有俄罗斯人，也有波斯人。他们用铁锹挖掘着露天采矿场，在潮湿的沙土上挖着沟渠，从一个地方向另外一个地方搬运长长的管子、柱杆、沉重的钢板。到处乱堆着大批的弯弯曲曲的铁条，散开的钢缆像蛇一般爬在地上，残破的管子一段段从沙子里突现出来——这里也是铁，那里也是铁，仿佛飓风把它吹零散了似的。

工人们好像喝得半醉半醒；他们怒气冲冲地、毫无目的地互相喊叫。我总觉得，他们的动作是不稳当的。有一个膀大腰圆、浑身很脏的工人向我扑来，用嘎哑的声音喊道：

“鬼东西，你怎么回事，把捞砂筒……”

但是，他看到我并不是他所说的那个人，就一边骂着，向前跑去了。他给我的头脑里留下一个生疏的名词——捞砂筒。

在杂乱无章的井架中间，有一些宛如史前人类居室的工人宿舍，这些房子是用火红色和灰色的未加工石块仓猝盖成的，长而低，紧贴在地皮上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在人类住所周围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脏物和垃圾，窗户上有那么多打破的玻璃，室内是那么简陋，就好像洞穴一样。窗台上没有摆着一盆花，房前房后没有一块长草的土地，既没有大树，也没有灌木丛。孩子们半裸着，样子十分凄惨。他们在水塘里用脚踏着发绿的、带油的粘泥；他们三三五五，有的互相依偎着，垂头丧气地坐在门口，有的在平屋顶上玩碎铁和木屑。孩子们也像周围的一切东西一样，完全被石油染污了。到处都出现他们的骯髒小脸。这些小脸令人想起那篇讲述野人弟兄捉儿童吃的悲惨童话，也令人想起古代地理学家斯特累波^①所讲的一个故事。根据斯特累波的记载，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曾经试验石油的可燃性，他下令把石油浇在

一个男孩子身上，然后点火燒他。

木工在砍圓木，厚斧头閃閃发光。又在建造一座钻井。有一个黑鬍鬚的、赤足赤背的男人順着井架爬上去。他牙咬着绳子的一端，双手抱住井架的椽木，很笨重地向上爬，越爬越高。在地面上，在灰褐色的泥塘里，站着一个小老头，他手里拿着一捆绳子，把它捌开——那样子好像在放風箏一样。

“不要爬到天上去啊！”他对黑鬍子喊道。黑鬍子从上边用沉厚的嗓音，很严肃地大声回答說：

“没关系。”

这两句話也留在我的脑海里。我所以記住它，大概是由于周圍的一切都充滿阴沉的憤怒，所有的人們都好像異常激動的緣故。不过，这种印象也許是我从一本书里得来的——我在什么地方讀到过，石油具有麻醉的性质。

某个工段，在一群最密的井架旁边，有二百来个人特別緊張地工作着。指揮他們的是一个寬肩膀的、又高又壯的小伙子，他穿着白色工作服，戴着綉花小圓帽，渾身上下濺滿石油，就像彩圖匠的身上濺滿顏料一样。他揮动着两只长胳膊，沒有一刻閉上那張汗毛丛生的嘴。他像患歇斯特里症似地乱罵着，每句話都帶有骯髒的字眼。他对工人們拳打脚踢，甚至抓住一个工人的肩膀，像摔一只猫似的摔到地上。

“弄弯！”他尖声叫喊，然后滔滔不絕地罵着。“放进去！”接着，又罵一陣。“移动！”

我看見那群吵吵嚷嚷的人們是在做什么。我总觉得，他們的大多数什么也沒干，只是跳跳蹦蹦，互相推挤，扒着站在前

① 斯特累波（約紀元前 63—20 年），古代希臘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。——譯者注。

边的人們的肩头，向“弄弯”和“移动”什么的人群中心望着，嘴里也不干不淨地骂着。我觉得，所有这些人都由于可能发生災禍而惊慌失措，而且在竭力防止災禍的临头。从远方看来，油田本身及油田上的工作的图景产生一种奇怪的印象，仿佛一群黑色的敌人攻下木造的城市以后，正在破坏它，洗劫它。我呆呆地走进田野，心里怀抱着无政府主义者的願望。我想放一把火，燒掉这些浸滿地心黑油的木造金字塔。我的这把火不但要燒掉采矿場的暗綠的油泥塘，而且要燒掉地心的全部石油，爆破和消灭苏拉罕芮、巴拉罕納、罗曼芮^①这一整个的煎煮着成千上万精疲力尽的工人的髒鍋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站在小帆船的船尾，以同样憎恶的心情望着城市——这个城市极象城市的廢墟，极象毁灭的、死亡的邦貝^②的照片；在这个城市里，在灰色的石头堆中間，聳立着一个奇形怪状的、黑色的古代城堡的塔楼，但是，那里看不見一块綠地，看不見一株樹木，而浸滿石油的未鋪装的街道的沙土呈現着鉄锈的顏色。这个城市缺水，对于財主，有人用水車到一百俄里以外去拉水，穷人則喝淡化的海水。明亮的太阳照耀着这个非常凄凉的城市。刮着大風，尘沙蔽空。我总觉得，密密排排的平頂小房已被太阳晒干，很快就会坍塌。岸边的小小的人形变得越来越小，他們干固，燃燒，不久也将化为灰尘。

在犬清早，我下了火車，立即乘車到阿塞拜疆石油公司的采

① 巴拉罕芮，罗曼芮，苏拉罕芮，都是阿塞拜疆的城鎮。巴庫市的一部分，这里設有巨大采油場。——譯者注

② 意大利古城，公元七九年維苏威火山噴火，邦貝被火山灰掩沒。——譯者注。

地場去，同行的有采油場副場長魯棉采夫同志。他是在地下工作中培養出來的工人之一，後來到前綫去同白匪搏鬥。這些工人曾經潛入敵人的後方進行活動，並且落到“文明與自由”保衛者的“人道主義的”手掌里。那種“人道主義的”手掌用麻繩把魯棉采夫同志的腦袋捆上，用絞杆來絞，簡直把頭骨縫都絞裂了。象這一類刑訊的故事，我不知聽到有多少了！總有几百個……

我們的車子不是馬上就能到達目的地的。魯棉采夫同志用莊嚴沉著的聲調講述過去的情況。

“在葉列茨^①，馬蒙托夫^②下令搜索全城最漂亮的姑娘；最初是白匪軍官奸污她們，然後把她們交給哥薩克騎兵。那些匪兵玩完姑娘以後，就把她們的辮子綁到馬尾巴上，拖到索斯那河^③里淹死。”

“在基茲利亞爾^④，白匪從二層樓的窗戶把受重傷的紅軍士兵扔出去，然後逼迫受輕傷的脫光衣服，把已經犧牲的同志運到城外的大溝里去。那是在冬天。僥幸殘存的同志也被他們屠殺了。”

他所講的話是那麼朴素而穩靜，就好象這一切事實不是在十年前、而是在一百年前發生的。我一邊聽着，一邊想起另一位同志所講的故事——一個十分聰明的故事：

“我有三次落到白匪的手里。麥馬耶夫斯基下令把我絞死，可是沒有成功，我雖然被毒打了一頓，可是跑掉了。我也曾落到

①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奧爾洛夫省的城市。——譯者注。

② 馬蒙托夫(1869—1919)，白匪鄧尼金軍騎兵司令官，一九一九年被蘇聯紅軍布殊尼將軍擊潰。——譯者注。

③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奧廖爾省和利彼茨克省的河流。頓河右支流。——譯者注。

④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格羅茲內依省的城市。——譯者注。

波克洛夫斯基將軍的手里——这家伙真是個禽獸！在那里，他們把我打得很厲害，以為我已經死了，因此我才脫逃出來。在薩馬拉^①城下，我落到敵人手中，又挨了一頓毒打。後來，我帶著四個護衛跑到自己人那里去了。那四個護衛真是了不起的弟兄！”

他嘆了一口氣說：

“敵人是禽獸！當然啦，如果我的幾位護衛鬆了勁兒，他們也許更容易保全自己的性命。不過，我們畢竟是充滿階級仇恨的人，至於我們個人的仇恨……”

他想了一下，說：

“並不會長久存在。因此，我們沒有什麼可復仇的。可是，正如列寧所說，我們‘打碎了他們的瓶瓶罐罐’，敵人會為這些瓶瓶罐罐復仇。我們必須依照昔日敵人的原則辦事，這也沒有什麼！”

他又沉默了一會兒，微微一笑，用胳膊肘推着我。

“同志，您雖然不是工人，但是，您對於勞動這件事情有正確的理解——這是您的可以贊揚的地方。勞動把正直的人們很好地團結起來，當然啦，這些人相信我們的事業，相信我們一定會取得勝利。我所說的勞動是為了未來、為了我們國家的勞動。這種勞動令人神往，使人增添很大的力量。最主要的是從內部進行團結，就是這樣……”

他突然活潑起來，滿面笑容，非常有条有理地說：

“我曾經有過個人的仇敵，一九一九年的時候，他用手槍柄打我的腦袋，他瞪眼看着人們用槍通條抽破我的皮。可是現在

①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的省會，一九三五年改稱古比雪夫。——譯者注。

他，他是我的首长，我們俩和和睦睦地在一起工作，就象架在一个車上的两匹馬一样。而且，我們成为朋友啦！我們甚至不相信过去曾經是仇敌，一想起这件事就觉得难为情。我为他而难过，他为我而疚心。不过，我們有时还是回忆这件往事，因为对于青年有教育意义。他跟我們有极密切的关系。他聪明，有文化，最主要的是他富有精力，他的精力比十个人还要多。他又久經鍛炼，枪林彈雨都钻过。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。”

我听完这个不平凡的故事以后，心里想道：

“这是給青年作家們預备的一个良好的主题：‘为了未来’而劳动，这种劳动可以解除宿敌的个人仇恨，可以在創造新文化的过程中把宿敌团結到一起。”

我們的車子已經駛入采油場的区域。我向四面張望了一下。当然啦，我完全不认得这个地方了。采油場已經大大扩展，寬闊得多么惊人！更使人感到驚訝的，就是周圍非常寂靜。在我本来以为又会看見几百名被石油染污、精神不正常的人們的地方，却很少碰到人，就是所碰到的，也多半是建筑工人——砌磚工、木工、鉗工。他們在这里或那里营造好象棱堡一样的建筑物，豎立鉄塔，搭脚手架，攪拌混凝土。在采油場的一望无际的廣場上，爬着許多鋼绳，它們的联結节发出清脆的响声；井架比从前少多了，不过，到处都有笨拙的“螳螂”在搖晃着，它們从地心深处往外吸石油，几乎沒有一点声息。在一个小木板棚子里，有很多长长的鋼爪好象蜘蛛网一样伸向四面八方，并在联合驅动設備的平面上旋轉。在棚子門口，有一个注油工躺在板凳上打瞌睡，这是一个突厥族的小老头，穿着藍色短上衣和同样顏色的灯籠褲子。任何地方也看不見沾滿黑油的工人。哪儿也沒有史前时代的住宅——那种矮小的、骯髒的、窗戶上尽是破玻璃的工人宿

舍。哪儿也沒有半裸的儿童和发怒的妇女。听不見工头的歇斯特里的喊叫和狂吠。这里只有鋼绳发出吱吱咯咯的响声，“螻蛄”在向大地叩头。这种不用人的劳动立时使人产生一种信心，覺得在最近的将来，人們就会把自己的劳动在各个領域里都合理化起来。

我也看得十分清楚：魯棉采夫和这里所有的人們，都竭力掩盖他們对所取得的成就应有的驕傲；所有的人都真心真意地避免影响客人的观感，他們不想对客人有任何的暗示。他們还这样說：

“这都是我們来以前就有的。这也是早就有的，我們在这里只是增加了鍋炉的数量。这是一个老工厂，我們在这儿装了几个冷凝器。”

他們說的可能不是“冷凝器”，而是另外的什么东西。我只依靠我的眼睛和整个的記憶力，从来对自己的所見所聞不作筆記。

在这个巨大的廣場上，木制井架已为鋼鉄、石块和混凝土所代替。工人的数目比过去少得多了——我越在采油場上漫步，这一点越使我感到惊奇。不管往哪儿看，到处都是油槽車和用弧形管子連結着的鉄塔，到处都在砌起石墙。任何地方都沒有我原来以为会看到的那种暴躁的、疯狂的混乱現象；既沒有渾身浸滿石油的、备受折磨的、爱嚷爱叫的人們，也沒有大量堆积的廢鉄。令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：現在正建造着宏偉的东西，正长期地进行着平靜而坚实的工作。不过，在工业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，已經不能說什么“一劳永逸”了。

在露天中，有許多鍋炉发出噼噼的猛烈响声，把一个鉄箱燒热起来，这个鉄箱有两三辆火車那么大小，周圍圍着管子，頂上有弯弯曲曲的梳形管。